

历史等来一个崭新的天地

■蒋能清

很久就有个强烈的愿望，想去汝城县沙洲村探寻半条被子的故事，但一直未能成行。此次单位党支部组织主题党日活动，让我如愿以偿。

沙洲村背靠高耸入云的后龙山，村前一条弯弯的滁水河挥鞭而过，扑打出一个三角形冲击洲，古朴秀丽的沙洲村就坐落在洲心上。

到了沙洲村半条被子广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墨色石雕。三位女红军战士和故事主人公徐解秀，她们托着半条军被，你推我让，瞬间把那个遥远的岁月凝固。雕像底座上，镌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饱含深情的讲述：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，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，临走时，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。老人说，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床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

谆谆话语，历历在目，让人感到军民鱼水深情，让我急着想去探寻徐解秀老人故居。

走进一排清丽的民居，古韵流芳的店铺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和当地的特产。房屋间有溪水潺潺流过，让古村显得更加富有魅力。我们穿过胡同就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旧居。

屋内，徐解秀的二儿子——80多岁

的朱忠雄老人坐在桌子边，中间木盒上放着徐解秀的相片。旁边是徐解秀和三位女战士住过的厢房，里面摆着她们睡过的木床，墙上挂着蓑衣，还有桌子柜子等陈列物品。

我不禁和朱忠雄攀谈起来。

“小时候您听母亲讲过半条被子的故事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没有，只是解放后听我妈妈提过，家里曾住过三位好心的女红军，走的时候，把一床军被留下。妈妈不要，她们就剪了被子，各留一半留念。”老人回忆说。

“后来有个记者采访，你妈妈请求他帮忙打听三位女红军的下落，才让这件往事公布于世。”我补充说。

“是的，这件事得到了国家领导的关心，她们委托相关部门去寻找三位女红军的下落，还送来了一床新被子。”老人欣慰地说。

“遗憾的是，没有找到三位女红军的消息。”我感慨地说。

“是的，在新被子送来的十天前，我妈妈就去世了。”老人叹了口气。

一位知善明理的农妇不愿收下一床被子，三位女红军战士就对半剪开，各留一半，答应革命胜利了，带一床完整的被子来看她。就是这样一个诺言，让徐解秀老人一等就是半个世纪，一直等到她带着深深的牵挂离开人世。

我来到红色文化陈列馆，在半条被子雕像前伫立良久。我想，古今多少人和事，总会被岁月冲刷，只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筛选擢拔，才能得到永恒。

我的心好像一下子坠入一片空濛，陷入无尽的沉思。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这样的画面：

我看到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一位农嫂把屋檐下避雨的三位饥饿疲惫的女战士劝进家门，一条军被盖住四个女人和一个幼儿的半截身子，抵御寒气袭人的深夜。

我看到三位女战士，拿起一把剪刀把一床被子对半剪开，捧着一半含泪交给农嫂。从此这个只字不识的普通农嫂一辈子守望村口，滴水之恩永世不忘。

我看到三位女战士跋山涉水，奔向战场，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前进，鲜血染红了被战火烧焦的土地……

半个世纪的等待，终没等到斯人归来，让人不得不陷入深深的遗憾。

但是，岁月没有忘记，山河没有忘记！虽然徐解秀等空了，历史却等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，等来了一个幸福的新时代。

如今，昔日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，变成靓丽的长征小镇。走进沙洲，绿树红花簇拥着一幢幢白墙黛瓦、翘角飞檐的新房。山环水绕，长桥卧波，鸟语花香的休闲公园、生态果园，如同大地上流光溢彩的明珠翡翠。如今，这里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，村民收入步步升高，幸福指数节节攀升。滁水河笑了，后龙山乐了！

我来到红色文化陈列馆，在半条被子雕像前伫立良久。我想，古今多少人和事，总会被岁月冲刷，只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筛选擢拔，才能得到永恒。

离开沙洲村，回头一望，巍峨的后龙山腰，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像一把宝琴，正在弹奏着古老沙洲的幸福旋律。

母亲的智能时代

■文 芳

母亲有两部手机。一部是用了几年的老年机，另一部是智能手机用来上网。忙完家务的闲暇时间，母亲也和我们一样玩微信，刷快手，关注新闻。

几年前，母亲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看到我们年轻人低头玩手机，她总说：“时时刻刻看到你们在看手机，手机有这么好看好玩吗？”我说给母亲也买一个智能手机时，她头摇得像拨浪鼓。直到那年春节，我们都在家庭群里抢红包，被我们热闹喜庆的气氛所感染，母亲终于动心了。

然后母亲就跟着我进入了学习的过程中，从此母亲进入了美好的智能时代。

首先，我是一个一个功能教，学会了再进行下一项。第一个学习是微信。说到朋友圈互动，还发生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那天，妹妹的店里停电，百无聊赖的妹妹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好难啊，宝宝今天损失了一个亿。”母亲看到后急得不行，赶紧问妹妹怎么了。妹妹给我打电话，好惊奇地问：“姐，妈妈什么时候学会看朋友圈了？我今天店里停电做不了生意，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把妈妈急得不行。问我是什么情况，好像我身价有一个亿能够损失似的。”妹妹笑了，我也笑了。事后母亲说：“你们现在各自成家

了，都不在我身边，我学会看朋友圈，也能知道你们的心情、每天的工作、生活状况了。”

接下来为了让母亲感受更多的乐趣，我帮她下载了美颜相机。当母亲看到镜头里的自己皮肤嫩得像少女，皱纹跑得无影无踪，那个开心啊：“我说她们怎么都那么好看呢，这我也能啊！”我笑得直不起腰：“您这是自信心爆棚啊。”

我又帮母亲下载了看新闻和视频的软件，想看什么听什么点开就行，每天还有热点新闻推送，很方便的。还能在里面学到不少东西，大到人生哲理，小到生活常识，还学到了各种美食的制作方法，她非常有成就感。有一天的晚餐主打菜是母亲做的啤酒鸡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我吃得大快朵颐：“这个鸡怎么这么好吃，妈，你是怎么做的？”母亲笑了：“我是跟着视频学做的，先用葱、姜、盐、料酒、胡椒把洗净的鸡腌制20分钟，然后上锅用啤酒烧，加了一点生抽，再用压力锅压半个小时，回锅时加青红椒点缀一下。”看着母亲津津乐道的样子，我也被她的快乐感染了。

在母亲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智能手机的各种操作后，我开始教她移动支付。

就这样，母亲“蹒跚”着走入“智能时代”。我曾经给母亲列出几个“不”：不明链接不点击，不明红包不抢，不泄露个人信息，不随便加好友，不随便扫码，不安装来历不明的软件等。

一年一度的退休待遇资格认证，往年父母亲都是去社区进行认证。今年我教母亲在智慧人社App里认证，就不用跑社区了。母亲按照我说的步骤转转头、眨眨眼，然后就完成了自己和父亲的认证，前后也就几分钟的事情。母亲说：“真的是既方便又快捷，这个好时代，我们赶上了。”

(徐文思):

达人何事怅忡忡，天地回春老返童。
千里志存伏枥骥，一瞻仪采贊犹龙。
虎兼子畏神形似，马擅悲鸿功力同。
大德增年仁者寿，推延君尚日方中。

(吕云程):

荆楚未识怅忡忡，久听魁梧相自童。
词旨豪雄夸吐凤，文心灵敏美雕龙。
画超崔郑人皆仰，守胜钟王孰与同。
邂逅若逢渴望友，扬眉促膝叙谈中。

《老年童话》及和诗三首

■陈尧天

其韵作诗唱和。其间，徐文思、吕云程皆为当地名流。当年三首和诗如下：

(徐树声):

僵身魔病怅忡忡，幸喜耆年貌若童。
魄力雄心勤画虎，奇才绝技擅雕龙。
胸怀广阔人争仰，器宇轩昂孰与同。
万水千山收眼底，湖光春色画图中。

韶华易逝怅忡忡，七十衰年心自童。
劫后砚田承雨露，人前把笔走蛟龙。
光风霁月湖山曙，美景良辰海宇同。
多买长绳系白日，勤寻大药注身中。
注:徐树声，祁东县人氏。某天，树声公诞辰，在乡里大摆筵席。酒酣之际，尧天公作诗一首，曰《老年童话》。众人皆步

紫盖垄里水长流

■韩 河

与同学约到紫盖峰下避暑。车子过了水帘洞后开始爬坡，这时候，老司机就显出价值所在了。他一边稳当地操作，一边大声地和我们讨论周边的景色。

如果把南岳核心景区作为中心，左边的方广寺就是近来持续进化的新热点，这些年开了不少颇受欢迎的休闲农庄；水帘洞则位居其右，如今也在奋力追赶，一些舒适漂亮的民宿不断涌现。因为名气和聚齐效应的差距，消费现在要实惠一点。相信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代，这边的休旅康养事业也会越来越红火，这也是必然的。

车子驶进了一个“垄”里，中间是一大片稻田，有一条小溪流经。南岳的好，真的拜这随处可见，晶莹剔透的水系所赐，“高山流水”才是绝配。再美的山，缺了水的滋养，总会少了那么一分灵性，“五岳独秀”之说能与此无关吗？周围连绵起伏的南岳诸峰，宛如一个温柔的怀抱，将这里环绕着、保护着，形成一幅十分安逸的画面。

我们的住宿地是这“怀抱”中目前唯一的一家农庄，也是最漂亮的一户人家，外墙贴着目前盛行的岩砖，略显粗糙的表面很有质感，大幅玻璃木纹塑钢门窗，宽敞高大的客厅，有几分新中式风格。门厅几条欧式铁艺椅子上，坐着几位皱纹深深，但眉眼之间都透着笑意的老婆婆。南岳本就有寿岳、福地之名，确实时常会遇见看不出实际年龄的长寿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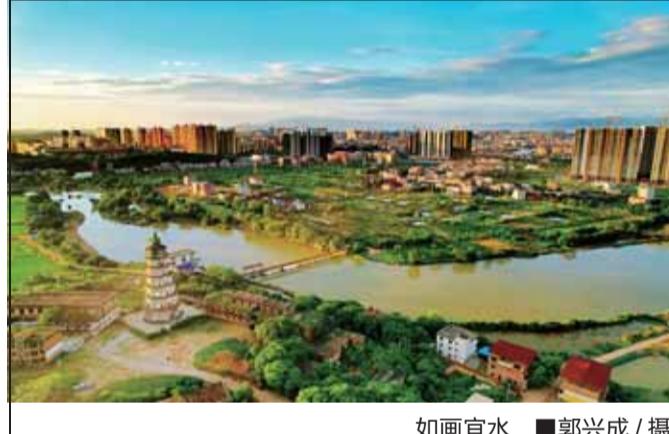
黄昏，漫步村道。绿油油的水田，一片片柔韧的稻禾生长着。回程经过一大片荷塘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这耳熟能详的诗句就脱口而出，不由得感慨唐宋两朝人把世间的美景尤物都写之殆尽了，千百年来不知道代替我们说了多少话。

顺着木栈道走到已去过多次的水帘洞，但还是进去走一趟。一边在树荫下沿着溪涧和石径走，一边给几个在晴空之下挑战“飞拉达”的年轻人高声加油。去年我跟几个同事也玩过，一行人系着保险带，戴着色彩鲜艳的头盔，抓着晃荡的钢丝绳，踩着闪着银光的不锈钢脚蹬，跟着教练在峭壁之上缓慢前行，久违地感到肾上腺素在体内飙升。

顶端是一个小水库，我疑心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瀑布蓄水的。在凉亭歇息时，与卖冷饮、土特产的女子和她正在做暑假作业的小女孩聊天。“这溪流冰凉，不下去玩吗？”女孩坚定地摇头：“不，老师说不能去”。妈妈也插言：“放假了老师天天电话查。”

中段水量最丰，不少崖壁都水流如注。有一个被保护的摩崖石刻群，大幅花岗岩石上镌刻着文人骚客的题字。我在日渐被草木遮覆的崖壁上，寻找一块“何去何从”的题刻。还在，只是显得没有初遇它时的殷红，字体也似乎小了很多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留下这么一件写满问号，充满惆怅的书法？是问悬崖倾泄的瀑流，为什么不舍昼夜飞身而下，还是自问前路究在何方？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躬身自问？这古人的悬疑，我想，应该是无从破解了。但是，每次遇见它，或者说寻找它，还是带给我一击而中的震撼。能在数百年后与之遭遇，并自以为被感动，我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境？我用手机再度留影，却真的有些看不清它的样子了。每次进来，我都期待被它撩起思绪，带来震撼，之后或许会得到一种宁静。

登车回望，有三五白鹭在蓝天白云下，青山秀水间轻盈的飞翔，一派“西塞山前”的意境。在衡阳，或许还有我许多所不识的姣好飞禽，但是，论洁白无瑕的外形、优美修长的体态、御风而上的自在，又有何出其右者？反正我已词穷，唯有感叹太美了！



如画宜水 ■郭兴成 / 摄